

第 232 期 投稿信箱: 755792341@qq.com



世界文化之窗

主编: 闻喜

李双(澳大利亚)

墨尔本小生活

黑人邻居

迁新家,累成傻瓜。每次从旧居过来,都像传说中的八国联军,不打空手。中午,正冒充壮劳力,从车里往外搬小物件,有人把脸凑得很近,说:“你好!”接着是一串英语。侧身打量,是位年轻女士,估计是邻居。外貌属于黑人,但黑得不纯,接近棕色;褐发鬈曲,眼黑齿白,唇厚嘴阔;鼻头宽矮,孔窍横扁,别具一格。难怪发音不像澳洲英语,多半是非洲英语。所以,想捕捉住哪怕一个单词,都难于上青天。我说:“你好!对不起,我只懂汉语!”她又说:“你好!”又是一串英语,其中一个单词是Sorry(对不起)。估计她也在学我:“你好!对不起,我只懂英语!”我和黑小妹,都哈哈大笑。

男人看见满分美女,就像女人看见衣服,不想买,也想去试试。若分数低,则罢。担心对方前冲拥抱,甚至吸嘴抵脸,于是后退两步。还好,没有。年轻人既讲武德,也讲文德,不用我闪。想多了。女士的体恤上,写着:Study in China。这句话我多次在大街上看到,也查过。什么意思呢?回忆了三秒钟,哈哈,想起来了,“到中国留学去,让梦想成真!”我想问一问:谁说穷人更看不起穷人?要知道,祖国欢迎非洲兄弟姐妹去留学,同时取消艾滋病入境检疫,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突然嗅到一股体味。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有体味,各有特色,雅俗有别罢了。瞎猜,也许过几天,她将到北大留学。或许嫁个大陆老公,生二胎,甚或敞开生,黑黄混血儿,也是我华夏儿女,炎黄子孙呢!

一封错投信

街对面13号,有个披着齐腰长发的年轻男老外,看上去像个十足青年。这天,他走过来,拿着一封信,对我说了一串什么。我只听懂一个词:信。无法对话。只好叫来家人。原来是,这封信,地址写得歪歪扭扭,有点像13,错投到他家了。收件人姓名类似华人,所以他来打听。也不是我们的。寒暄几句,相互道别,他要去挨家询问。

我嘀咕:“退给邮局就完了嘛!”家人接话:“不会。他肯定要去落实。退回去,收件人就收不到信了。不告知写信人,下次照样,还是分辨不清。”在国内,地址准确的信,也常常丢失。我若是收到别人的信,只需送回门卫即可。信是被扔进垃圾桶,还是还回邮递员,我从没有关心过。回头看看不远处,和另一户人家对话的,长发飘飘的老外,既感动,又觉得他,好辛苦。

暗想:人心不种鲜花,才长杂草。“失足青年”不但没有失足,反而站得很稳,保持着老式的操守,劳己利人,内心开满鲜花,人情似砖块块厚。如果不了解澳洲,不了解澳洲人,那就看看细节;看清了细节,就知道澳洲,知道澳洲人了。

蚊虫

秋日,夜幕蓬头垢面地缓缓来到。我到附近的湿地公园散步。瘦精瘦的鸭子挺着胸膛,黑黢黢的乌鸦叫声洪亮。和我一样,暂未归家。前面略高于额头之处,始终晃动着一团灰蒙蒙的东西,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,如一张极薄的纱巾。伸出两手,在空中一拍,“纱巾”立刻破溃成细碎的灰色;淡,几乎目不可视。检点一下,两只手掌里,密密地烂满了许多灰色的点状痕迹。

这是蚊群。嗡嗡声极端肥大。聚蚊成雷,就是这个意思吧!不敢大意,两眼一直警戒着,怕它们揭竿而起,发扬团队精神,集中力量办大事,前来袭人。一旦认认真真直往人脸上扑,就赶紧走,驱不散。如果投降逃窜,它们会追赶几十米,顽强拼搏,不离不弃。上唇被叮了,感觉厚了不少。不小心张开嘴,蚊子结队冲进喉管,吐不出,咳不尽。要想扭转局面,有个简便易行的土办法:吞下去!不过太恶心,容我吐会儿先。

一位非洲兄弟,坐在路边公共汽车站的椅子上,睡了,嘴上脸上鼻子上,成堆的蚊子漫下来,无论怎样使劲叮咬,他都一动不动,仿佛其天赋完全体现在睡觉上。须等蚊子误入浓密的小鬈发里,奋力拓展空间时,才伸手用力地胡乱抠抓一阵。那小鬈发意态古朴,让人联想到苍老的篆书。

这种蚊子,叫蠓蚊。想起古老的瘴气。瘴气是看得见的,有时呈水桶粗的长条,在空中蜿蜒。吓人!其实“瘴”不是什么“气”,而是由亿万小毒蚊组成的灰黑集团军,如烟似雾。小毒蚊潜伏于水洼潮湿处,专门纠缠人畜,传播恶病。它和蠓蚊,一大巫,一小巫。

举头望,薄月已经恶狠狠地贴在天上。鸭子、乌鸦早没了踪影。网贴说,澳洲没有蠓蚊,可是蠓蚊不上网,继续打入了墨尔本的夜,专门配合美帝干好事,欺负中国人民,搞得还挺专业的。麻烦!麻烦!

作者简介:李双,生于贵阳,后居成都,现居墨尔本。曾任报社编辑、记者。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员、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长篇小说四部,短篇小说40余篇及随笔2000余篇。

鼠年3月下旬,纽约市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急速暴增,每日新增入院人数超过300人。救护车在纽约市区大街小巷疲于奔命,日夜不停。最终筋疲力尽,心力交瘁,导致救护迟滞延时。无论医院的病床、医护人员和呼吸机,甚至药物,都出现严重的短缺。医院为了收治更多的病人,挖掘潜力加倍扩充资源,病床在医院的病房里一加再加,甚至连走廊也躺满了病人,结果也是捉襟见肘,床位天天告急。虽然,病床可以人为地扩充,在行政命令下见缝插针硬添加解燃眉之急。但医护人员,就无法做到一人多用了。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,分身乏术啊。无论是医生诊治还是护士护理,常显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。疲于奔命的医护人员,忙得焦头烂额,服务质量骤然减低。如此恶性循环,本来可以治好的病人,在医疗系统几乎崩溃的情况下,难保不会遭遇听天由命的厄运。事实上,新冠病人无法得到细致的治疗和照顾,康复的希望无疑会变得更渺茫。

“老公,你知道吗?艳艳明天就去新的工作单位上班了!”晚上,妻子突然对我说。

“老婆,艳艳在养老院工作,不是干得好好的吗?使用公交车上班方便又快捷,且不用转车,一步到位,怎么突然转换工作了?”我不解地问妻子。

“老公,艳艳说,这个工作她已经申请好一段时间了,现在才接到通知去上班。她说她喜欢到这个公立医院去工作,难道她的男朋友在这家医院工作?!”妻子神秘又自以为是地猜测说。

“老婆,你不要瞎猜了,艳艳没有男朋友。”我知道艳艳月前已经跟男朋友吹了,就替艳艳解释说。然后焦急地问妻子:“那个公立医院接收新冠肺炎病人吗?”

“老公,听说是收治新冠病人的定点医院!”妻子忧郁地望着我说。

“老婆,艳艳原来工作的养老院,没有收治新冠肺炎病人,安全又保险。她现在怎么突然转去收治新冠肺炎的医院工作呢。你知道吗?收治新冠肺炎的医

许定基(美国·纽约)

致敬护士

院,医护人员是很容易感染病毒的。”我瞅着妻子忧心忡忡地说。

“老公,我真弄不明白。染病风险这么高,为什么三姐不阻止艳艳跳槽呢?”妻子焦灼地问。

艳艳是妻子三姐的女儿,她在水牛城医科大学毕业工作已经两年了,一直在纽约唐人街养老院当护士。每个星期工作3天,每天工作12小时,年薪7万多,收入高福利好休息日多。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跳槽,特别是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严峻险恶的时候,我情不自禁地替艳艳的健康安全担忧了起来。

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,我从社交媒体上,看到有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博文,透露医护人员有个人防护用品,竟然短缺到令我难以置信的地步。有的医院居然连一次性外科口罩都短缺,更不用说N95医用口罩储备充沛了。医护人员不得不用口罩,甚至有医护人员自制口罩、用黑色垃圾袋充当防护服,令我惊讶得目瞪口呆,无法想象。

想到这里,我的心猛地“咯噔”一下抽紧,感觉自己有点儿眩晕。谁知道,新冠肺炎病毒可是无孔不入,超级狡猾、感染力超强的世纪病毒啊!

我没有犹豫,马上通过微信询问外甥女:“艳艳,你是打算到接收新冠病人的医院工作吗?”

过了没有多久,外甥女就回复:“姨夫,我确是这样打算!”

我大吃一惊说:“艳艳你决定了吗?新冠肺炎病毒不是一般病毒,是世纪超级病毒呀,感染力前所未有。难道你不担心自己的健康安全吗?”

“我已经签署了入职表,明天就上班。谢谢姨夫你的关心!”外甥女用一副镇定自若的语调说。

既然外甥女的主意已定,如果我再固执己见,倚老卖老,我这个姨夫就成了拖人后腿的小人了。我赶紧换了口气说:“艳艳,你

是护士,你对病毒的了解肯定比我懂得更多更全面。也许你的决定是对的,我为你的勇敢与执着感到自豪和骄傲。但你要注意个人防护,保护好自己不受感染,你才有健康的体魄去照顾病人,才能坚持到抗疫胜利的那一天。”

“我会做好个人防护的,姨夫你不用担心!”外甥女成竹在胸答复我。

我仍然不放心,小心翼翼问:“你们医院有防护服和口罩吗?”

“都有,这些个人防护用品医院是充足的,你放心!”外甥女安慰我。

“网络上不是说,有医护人员用黑色垃圾袋当防护服使用吗?”我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惶恐。

“姨夫你说的情况,可能是小医院发生的吧。反正我去的公立医院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!”外甥女镇静自若说。

关闭微信后,我再次梳理起纽约的疫情来。由3月1日纽约市确诊第一例新冠肺炎起,纽约的疫情不以人的意志左右,感染人数一直呈爆发式的惊恐万状态势往高处发展。一时医院人满为患,病人挤得医院的病房不堪重负,医护人员无法应对,人手严重短缺。纽约市长库默只得向全国发出援助倡议,一时响应者众,其中当然也包括我的外甥女艳艳了。一周后,7万多名志愿者向纽约州政府登记注册,其中有3万多名注册护士,7千多个职业护士,4千名护士长,十万火急驰援,此时此刻几乎被肺炎病毒击垮,纽约市多家收治新冠病人的公立医院。

了解到这些实际情况后,我感到惭愧,无地自容。如果人人如我所想,只顾个人得失安危,临阵退缩。那么病患谁来医治照顾?虽然医护人员也有感染的风险,但作为一个专业人士,防护意识和方法肯定比一般人专业、精确,所以不应作为逃兵的借口。那些不顾生死,逆行而上的医护志愿者,用自己的爱心和勇气,为纽约陷入病毒阴霾的医院和病人,带来光明与

希望。如果比喻对抗疫情是一场硬仗,那么说医护人员是战士、甚至是英雄一点也不为过,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用生命作为代价的。

有位医生说:“如果恐惧病毒,怕死当初就不要选择当医生!”

一位年过八十,依然无惧肺炎病毒的老医护人员,在奔赴纽约前留下遗嘱:“万一我感染新冠肺炎病毒,请不要让我上呼吸机,把我的希望留给年轻的病人吧!”

大爱无疆,豪言壮语,震耳欲聋,感天动地慑病毒。我终于理解并敬佩外甥女的逆行选择了。

然而,病毒并不会被人的精神吓退,更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。它似乎要与病人、医护人员斗个你死我活。肺炎病患在一个一个地死亡,医护人员筋疲力尽的同时,自己也感受到无力挽救的沮丧和忧伤。

3月24日,纽约市西奈山医院,48岁护士长凯利染肺炎病毒殉职!成为纽约市第一个抗疫战场上倒下的护士,震惊纽约市医疗卫生系统,令市民悲痛哀伤。

不知为什么,从此以后,我跟外甥女联系得特别频繁,甚至得到她的平安消息,我才可以睡得安稳。5月12日,纽约迎来了有百多年历史的护士节。在这个历来最让护士们快乐自豪的节日,今年竟然蒙上了悲伤的阴影,庆贺自己节日的护士少得冷清。好在踏入5月后,纽约阴霾的疫情终于迎来了缓解的曙光。但于5月10日,在纽约市皇后区艾姆斯特医院工作了20年的护士Erwin Lambrento,在黎明前感染病毒倒在工作的岗位上,令人心痛惋惜。

没有一个病毒,能让医护人员溃不成军;没有一个病毒,可以将人类一举击垮。胜利永远属于人类!外甥女的勇敢和坚强,让我思量得信心满满。

作者简介:许定基,祖籍广东开平,现居纽约。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过百篇,作品屡获征文奖和文学奖。著有散文集《情牵曼哈顿》等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海外文轩作协会员。

宅家日记 Day 397

4月23日,星期五,晴。

今天上午先生去接种了他的第二针疫苗,接种后他没有任何不适,轻松地开车回家。

接种第一针疫苗时,先生前三天有稍微不适:低热、头疼,疲惫嗜睡,但三天之后,先生即恢复正常,没有任何不适。先生打流感疫苗过敏,接种新冠疫苗反而没事,真是幸运。

先生已经接种完二针疫苗,安全了,可以外出旅游。但我还没有接种完第二针,不能外出,先生盼我能早点接种第二针,我们就能开车去旅行了。我对接种第二针仍是心有余悸,担心第二针不良反应会更大。听中权老师说美国产的两款疫苗,保护率高、副作用小。我问先生在英国打疫苗能有选择吗?我第一针打的是牛津产的阿斯利康疫苗,第二针能接种其它疫苗吗?如美国产的两款疫苗。先生说据他的认知,可以,但要选择疫苗,必须去大城市的疫苗接种中心,且需预约。

听到这,我很开心,能进行选择,即使要提前预约和开较远的车,只要疫苗副作用小,我很情愿。但这需我亲自与GP确认第二针可以接种不同的疫苗后才可预约。

先生是今天上午九点左右去接种的,因为我早上起不来,先生让我睡,他一人开车去的。当先生回家后,我问

静好(英国)

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

先生接种疫苗是否有不适?他说一切正常,没有任何不适。看先生情绪很好,我告诉先生我又开始咳嗽,低热且右手臂上又出现一块两指宽的血淤。先生问在哪里?我伸出右手臂,挽起袖子,指给先生看。先生看后问:你确认没碰伤?我答:确实没碰伤,昨晚睡觉时还好好的,今早起床换睡衣时发现的。

先生说:如果没碰伤,这很严重,需马上联系GP。于是先生立马打GP电话,接线员告诉先生:为我看病的医生Ian已经度假回来了,她会转告Ian,让Ian回我电话。

不一会儿, Ian 打来电话,问我详情,我一一告诉他,我已按医生医嘱吃完一周的消炎药,吃药期间我没低热、没咳嗽。昨晚停药以后,睡觉时我又开始低热、咳嗽,且右手臂上出现一两指宽的血淤,与上周右腿小腿上的血淤相似(小腿上的血淤一周时间仍未消失)。Ian问我:你有没有碰到任何硬物?我答没有,这两处血淤都是发生在晚上睡眠时。Ian说:你下午三点来GP处检查。

下午三点我们如约而至, Ian 微笑着站在门旁迎接我们。进入他的诊室, Ian 坐在电脑桌前,示意我坐在他

电脑桌旁,然后让我给他看我腿上、手臂上的血淤。看完后他说:很奇怪,为什么会这样?接着他为我检查心跳,量血压,让我深呼吸等。做完这些他说:你的血压、心跳、肺活量都正常。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血淤?要安排验血,检查血的含氧量等;关于反复咳嗽,你可能感染了一些病毒,但不是新冠病毒,要安排做肺部X光透视。抗生消炎药,最多只能吃一星期,你已经吃了一星期了,不能再给你开。

于是,医生与我们商定验血和做X光透视的时间,然后 Ian 微笑着送我们离开。

回到家,想到下周又要验血和做X光,我很怕。于是跟先生要性子:我好了,既不咳嗽也不发热了,我们取消验血和X光透视好吗?

先生看了我一眼说:医生安排好了你不去,以后若出现任何不良反应他们不会再为你检查的。

可是现阶段去医院验血和做X光都不安全,我不想冒险。我努力找各种借口:再说X光透视有辐射,对人体有害。

先生又看看我说:先验血,如果血液没问题,可不做X光。

听到这,我忍不住流下

了眼泪,喃喃地说:你不知道我怕抽血吗?先生走过来搂着我,说:别怕,到时我会陪着你,握住你的手。

我擦干眼泪,谢了先生,勉强同意下周去验血。

看电视时偶尔看到发生在印度的疫情画面,很多人病危进不了医院。想想英国现在疫情虽有好转,但每天入院的人数还是很多,各医院都推迟了其它疾病的诊治,全力以赴应对新冠病患。虽然各医院和GP都很忙,但我每次打电话联系他们,不管他们多忙,都第一时间回复我,给我检查、治疗和心理安慰。

想到这,我庆幸自己生活在英国,感谢英国的NHS、GP和疫苗服务团队,即使我最害怕抽血,我也会如期去医院抽血,为研究疫苗的副作用提供一份资料。

想到这意识到我去验血,不仅是为了个人,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这款疫苗,突然就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,于是我不再害怕。人生在世,活着不仅仅是为了个人,如果能为社会贡献一份力所能及的力量,做有益于大众的事,为了更好地研究此款疫苗,即使充当一个小白鼠做试验,我也在所不惜。

想到这,我不再担心害怕下周去医院验血,反而有所期待了……

作者简介:静好,原名王静,英籍华人。